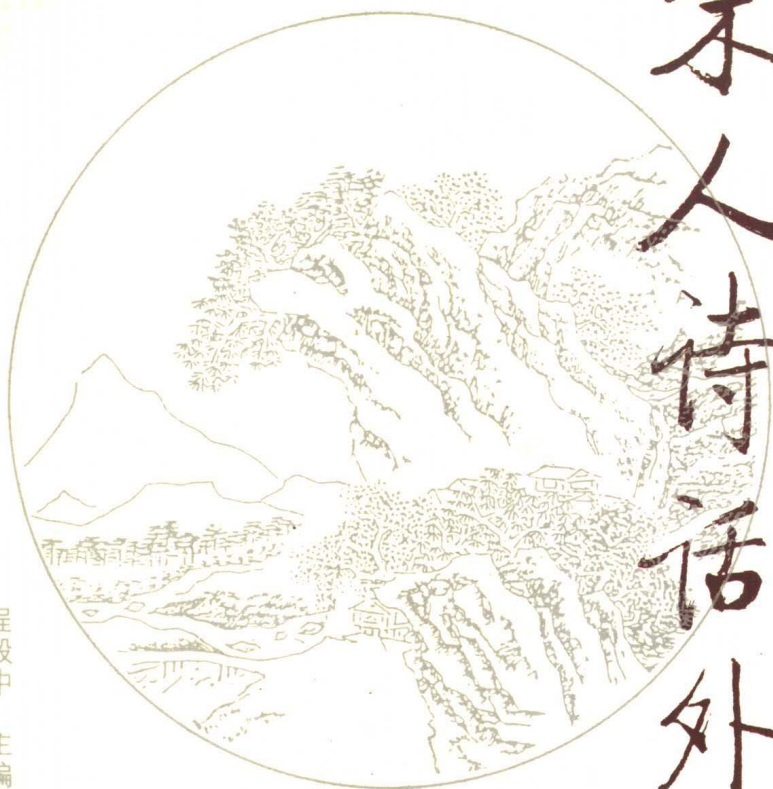


宋人诗话外编



程毅中 主编
王秀梅 王景桐 徐俊 冀勤 辑录

宋人诗话外编

(上)

程毅中主编

王秀梅	王景桐
徐俊	冀勤
编	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前 言

诗话是中国古代论诗的一种著作，在宋代非常兴盛。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就著录了一百三十九种。其中有传本的宋人诗话，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以下，大部分已收入何文焕的《历代诗话》和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近年有中华书局的排印本，较为通行。单行的如《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后村诗话》等，也有了中华书局的排印本，汇纂的书如《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诗人玉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已成佚书的则有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的新编本，都不难得见。宋人诗话已大备于是，剩下的只有如《西清诗话》（仅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抄本）等极少数尚未见通行本。

诗话之外，宋人笔记中也往往有论诗的条目，前人也曾加以辑录，裁篇别出，改题为《玉壶诗话》、《容斋诗话》、《老学庵诗话》之类。日本人近藤元粹又曾辑录《东坡诗话》、《侯鯖诗话》等，编入《萤雪轩丛书》，现在已不容易找见了。因此，我们参照唐圭璋先生辑录《词话丛编》的方法，增广《萤雪轩丛书》所未备，从宋人笔记中辑出论诗的篇章，编为《宋人诗话外编》一书，供文学研究者参考。我们直接从原书选录，仍保留原来的书名，不另起诗话的名目，如选自《青琐高议》、《荆溪林下偶谈》的部分，就不再沿用《青琐诗话》、《吴氏诗话》的拟名。本为诗话的书原则上不收，但方岳的《深雪偶谈》向无单行本，释普闻的《诗论》只有《说郭》所收的节本，则收入本书，以便读者查览。

诗话的种类很多，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概括为“论诗而及事”和“论诗而及辞”的两大类。本书收录的范围不限一格，无论论诗而及事或论诗而及辞的都尽量收入，以省读者翻检原书之劳。宋人笔记中多数是论诗而及事的记载，近

于《本事诗》的性质，对知人论世还有一定作用。还有一些书实际上是引诗以论事、引诗以证史的，对读诗也不无参考价值，但往往不免流于繁冗泛滥，本书也酌量收录，对离题过远的部分则作了适当的删节，并加注说明，以免断章取义。原书已经散佚而见于《诗话总龟》、《诗人玉屑》等书的佚文一般不予辑录，只有《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两书，采用了李裕民先生的辑校本。保存在《说郛》里的残本则择要选录，或许还可以藉此窥见原貌的一斑。

原书有标题的仍予保留，无标题的则各条加编号为序。文字依据较好而通行易得的版本，显著的错字用对校或理校法径加改正，增字加〔 〕、删字加（ ）为识，以备复核。有些书在辑录中参考了新版的点校本，除在书中分别说明外，谨在此向原点校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编收书仅一百种，遗漏尚多，但愿以后有条件时再作续编。我们草创伊始，考虑不周，取舍不当及标点、校勘等方面的失误，在所不免，统希读者指正。感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支持本书的出版，使之能得到公开征求意见的机会。蒙启功先生为本书题签，谨表谢忱。

编 者

目 录

北梦琐言	孙光宪 (1)
法藏碎金录	晁 迥 (16)
南部新书	钱 易 (32)
杨文公谈苑	杨 亿、宋 庠 (43)
王氏谈录	佚 名 (59)
宋景文公笔记	宋 祁 (61)
茅亭客话	黄休复 (63)
江邻几杂志	江休复 (67)
归田录	欧阳修 (71)
东斋记事	范 镇 (75)
倦游杂录	张师正 (78)
谈渊	王 陶 (84)
梦溪笔谈	沈 括 (85)
澠水燕谈录	王辟之 (97)
青琐高议	刘 斧 (116)
青箱杂记	吴处厚 (122)
麈史	王得臣 (145)
仇池笔记	苏 轼 (157)
东坡志林	苏 轼 (164)
湘山野录	释文莹 (169)
玉壶清话	释文莹 (187)
东轩笔录	魏 泰 (202)

侯鯖录	赵令峙 (219)
明道杂志	张 耒 (253)
邵氏闻见录	邵伯温 (257)
晁氏客语	晁说之 (272)
师友谈记	李 廌 (275)
陵阳先生室中语	韩 驹、范季随 (277)
靖康细素杂记	黄朝英 (279)
避暑录话	叶梦得 (299)
玉涧杂书	叶梦得 (312)
春渚纪闻	何 蘧 (316)
却扫编	徐 度 (328)
遁斋闲览	陈正敏 (331)
鸡肋编	庄 绰 (335)
邵氏闻见后录	邵 博 (348)
东观馀论	黄伯思 (366)
道山清话	王 珣 (373)
懒真子	马永卿 (378)
北窗炙輠	施德操 (387)
猗觉寮杂记	朱 翌 (392)
扪虱新话	陈 善 (417)
西溪丛语	姚 宽 (436)
学林	王观国 (465)
墨庄漫录	张邦基 (508)
曲洧旧闻	朱 弁 (545)
续觚觫说	朱 弁 (551)
萍洲可谈	朱 彖 (552)
步里客谈	陈长方 (555)
默记	王 铨 (557)

独醒杂志	曾敏行 (562)
瓮牖闲评	袁文 (572)
能改斋漫录	吴曾 (600)
考古编	程大昌 (757)
演繁露	程大昌 (759)
容斋随笔	洪迈 (780)
老学庵笔记	陆游 (879)
芥隐笔记	龚颐正 (902)
清波杂志	周辉 (915)
枫窗小牍	袁□ (932)
挥麈录	王明清 (935)
朱子语类	朱熹、黎靖德 (963)
云谷杂记	张淏 (1007)
稿简赘笔	章渊 (1022)
萤雪丛说	俞成 (1026)
云麓漫钞	赵彦卫 (1030)
习学记言序目	叶适 (1043)
野客丛书	王楙 (1051)
履斋示儿编	孙奕 (1129)
梁溪漫志	费衎 (1155)
芦浦笔记	刘昌诗 (1170)
游宦纪闻	张世南 (1174)
西塘集耆旧续闻	陈鹄 (1181)
颖川语小	陈叔方 (1202)
考古质疑	叶大庆 (1205)
吹剑录	俞文豹 (1226)
宾退录	赵与时 (1242)
荆溪林下偶谈	吴子良 (1275)

鹤林玉露·····	罗大经 (1285)
深雪偶谈·····	方 岳 (1339)
学斋占毕·····	史绳祖 (1345)
脚气集·····	车若水 (1354)
藏一话腴·····	陈 郁 (1360)
黄氏日钞·····	黄 震 (1375)
困学纪闻·····	王应麟 (1434)
齐东野语·····	周 密 (1457)
癸辛杂识·····	周 密 (1482)
浩然斋雅谈·····	周 密 (1494)
浩然斋视听钞·····	周 密 (1513)
爱日斋丛说·····	叶 寘 (1514)
随隐漫录·····	陈世崇 (1544)
书斋夜话·····	俞 琰 (1555)
席上腐谈·····	俞 琰 (1557)
视听钞·····	吴 莘 (1559)
碧湖杂记·····	蔡棗之 (1562)
谈薮·····	瘦竹翁 (1565)
诗论·····	释普闻 (1568)
退斋雅闻录·····	侯延庆 (1570)
豹隐纪谈·····	周遵道 (1572)
瑞桂堂暇录·····	佚 名 (1574)

北梦琐言

孙光宪撰

孙光宪（？—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在今四川省）人。由荆南入宋，任黄州刺史。《宋史》卷四八三有传。《北梦琐言》三十卷，今存二十卷，尚有逸文。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选录。

1 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己。以其子漓不解而第，为张云、刘蛻、崔瑄叠上疏疏之。宣宗优容，绹出镇维扬。上表诉子之冤，其略云：“一从先帝，久次中书，得臣恩者谓臣好，不得臣恩者谓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众人之口？”时以执己之短，取消于人。或云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对以其事出《南华》。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会宣宗私行，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又李商隐，绹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隐憾之，因题厅阁，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亦怒之，官原本有“只”字，据商本校削。止使下员外也。江东罗隐亦受知于绹，毕竟无成。有诗哭相国云：“深恩无以报，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绹之遗贤也。（卷二。下同）

2 唐马植相公，曾镇安南，安抚军民，怀柔蛮僚，废珠池，尚俭素。李琢后镇是邦，用法大酷，军城远出而属南蛮，六七年间，劳动兵役。咸通七年，高骈收复之。先是，荆、徐间征役拒蛮，人甚苦之。有举子闻许卒二千没于蛮乡，有诗刺曰：“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覆。联绵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斗则退，武者兵益黠。军容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疮，分为猛士禄。”

雄雄许昌师，忠武冠其族。去为万骑风，住为一川肉。时有践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谁能听鼓声，不忍看金镞。念此堪泪流，悠悠颍川绿。”吟此诗，有以见一作知。失于授任，为国家生事，《大东》之苦，斯其类乎！

3 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亿，赋诗三
一作“二”。百首，人多书于屋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诗人谓之“许洞庭”。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劓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禾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见湜之公道也。葆光子尝有同寮，示我调举时诗卷，内一句云：“科松为荫花。”因讥之曰：“贾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闲地拟栽松。’吾子与贾生，春兰秋菊也。”他日赴达官牡丹宴，栏中有两松对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荫花。此侯席上，于愚有得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

4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窶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诗《题曾口寺》云：“曾遇阍黎饭后钟。”盖为此也。富贵后，打金莲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书规之，邹平曰：“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下略）（卷三。下同）

5 唐王中令铎，重德名家，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原本脱“然”字，据刘鈔本校增。非定乱之才，镇渚官为都统，以御黄巢。寇兵渐近，先是，赴镇以姬妾自随，其内未行，本以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中令谓从事曰：“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

情味，何以安处？”幕寮戏曰：“不如降黄巢。”公亦大笑之。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差人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辱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不成，竟罹非命。时议曰：“黄巢过江，高太尉不能拒捍，岂王中令儒儒所能应变乎？”落都统后有诗，其要云：“敕一作‘黜’。诏已闻来阙下，檄书犹未遍军前。”亦志在其中也。黄巢起广州，自号义军百万都统，上表先陈犯阙之意，其词云：“倘便归降，必有升奖。”朝廷耻笑。

6 唐薛尚书能，以文章自负，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原本作“惜”，据《广记》二百六十五校改。因有诗谢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与真抛却，赖有诗名合得尝。”意以节将为粗官也。镇许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囊鞬，参诸幕客。幕客怪惊，八座曰：“俾渠消灭。”时人以为轻薄也。原本脱“也”字，据商本校增。盖不得本分官，矫此以见志，非轻薄乎？原本作“也”，据商本校改。（卷四。下同）

7 唐相国孙公偓，宽裕通简，不事矫异。常语于亲友曰：“凡人许己，务在得中，但士行无亏，不必太苦。以我之长，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浊，幸勿为之。”后谪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怀戚戚。每对客座，而厮仆辈纷诟殴曳，仆于面前。相国凝然，似无所睹，谓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挠矣。”其性商本作“伟”。度皆此类也。相国曾乘轺至蜀，诣杜光庭先生受箓，乃曰：“尝遇至人，话及时事，每有高栖之约。”尔后虽登台辅，竟出官于南岳。有诗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国信难遇，楚乡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师举效浮丘。他日相逢处，多应在十洲。”唐末朝达罹穀水、白马驿之祸，唯相国获免焉。

8 温庭云字飞卿，或云作“筠”字，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曰“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缙绅薄之。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

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庭云乃以“玉条脱”续也。原本作“之”，据吴钞本校改。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他皆此类也。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原本脱“他”字，据《广记》一百九十九校增。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司马、长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谓曰：“得非大参、簿、尉之类？”帝曰：“非也。”谪为方城县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幽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云诣韦曲杜氏林亭，留诗云：“卓氏垆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幽公闻之，遗绢一千疋。吴兴沈徽云：“温舅曾于江淮为亲表，檟楚，由是改名焉。”庭云又每岁举场，多借举人为其假手，一作“多为举人假手。”沈询侍郎知举，别施铺席授庭云，不与诸公邻比。翌日，帘前谓庭云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9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李远员外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仪原本作“人”。据吴钞本校改。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睹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际拜见，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时人闻而笑之。世谓浑诗远赋，不如不做，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卷五。下同）

10 （上略）始，蒋仲相登庸，李景逊尚书西川览报状而叹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曰：“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原本作“勉若一边毛”，据《广记》二百五十六校改。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吴融侍郎，乃赵崇大夫门生，即世日，天水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原本脱“乃”字，据《广记》校增。乖于所望！”歎其不大拜，

而亦讥当时原本脱五字，据《广记》校增也。

11 大中年，洪州处士陈陶者，有逸才，歌诗中似负神仙之术，或露王霸之说，虽文章之士，亦未足凭，而以诗见志，乃宣父之遗训也。其诗句云：“江湖水深浅，不足掉鲸尾。”又云：“饮冰狼子瘦，思日鹧鸪寒。”又云：“中原不是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与东流任斑鬓，向隅终守铁梭飞。”诸如此例，不可殫记。著《癖书》十卷，闻其名而未尝见之。或云《癖书》是钟离从事陈岳所著。今两存之。

12 沈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节旄，京城诵曹唐《游仙诗》云：“玉诏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领东方。不知今夜游何处，侍从皆骑白凤凰。”即风姿可知也。蒋凝侍郎亦有入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为祥瑞，号“水月观音”。前代潘安仁、卫叔宝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时号“玉笋班”。沈询子仁伟，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谓世济其美。又外郎班者桀不杂，亦号“玉笋班”也。

13 （上略）东皋子王勣，字无功，有《杜康庙碑》、《醉乡记》，备言酒德。竟陵人刘虚白擢进士第，嗜酒，有诗云：“知道醉乡无户税，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为孔门之徒，得无违告诫乎？（卷六。下同）

14 先是，李远以曾有诗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与郡守，宰相为言，然始俞允。又云：“长日惟消一局棋”，两存之。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15 唐吴郡陆龟蒙，字鲁望，旧名族也。其父宾虞，进士甲

科，浙东从事侍御史，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与颜尧、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博为吴兴、庐原本作“卢”，据吴鈔本校改。江二郡倖。著《吴兴实录》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泽丛书》五卷。丞相李公蔚、卢公攜景重之。罗给事寄陆龟蒙诗云：“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光化三年，赠右补阙，吴侍郎融传貽史，右补阙韦庄撰谏文，相国陆希声撰碑文，给事中颜尧书，皮日休博士为诗。皮寇死浙中。方干诗名著于吴中，陆未许之。一旦顿作诗五十首，装为方干新制，时辈吟赏降仰，陆谓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诗在模范中尔，句原本脱“句”字，据吴鈔本校增。奇意精，识者亦然之。薛许州能，以诗道为己任，还刘德仁卷有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讥刘不能变态，乃陆之比也。

16 白太傅与元相国友善，以诗道著名，时号“元白”。其集内有诗挽元相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后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洎自撰墓志云与彭城刘梦得为诗友，殊不言元公，时人疑其隙终也。

17 唐乐安孙氏，进士孟昌期之内子，善为诗。一旦并焚其集，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自是专以妇道内治。孙有代夫《赠人白蜡烛诗》原本“诗”字在“赠”字上，据《广记》二百七十一校改。曰：“景胜银缸香比兰，一作“自古清香胜蕙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闻琴诗》曰：“玉指朱弦轧后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玄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又代《谢崔家郎君酒诗》曰：“谢将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又台州盘嶺商本作“嶺”。村有一妇人萧惟香，有才思，未嫁。于所居窗下与进士王玄宴相对，因奔琅琊。复淫冶不禁，王舍于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托身无所，

自经而死。店有数百首诗，所谓才思非妇人之事，诚然也哉！闻于刘山甫。

18 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从容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见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孟浩然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缘是不降恩泽，终于布衣而已。宣宗索赵嘏诗，其卷首有《题秦皇诗》，其略云：“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上不悦。或云：“孟郊、王维于翰林。”今两存之。（卷七。下同）

19 唐相国郑繁，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尝典庐州，吴王杨行密为本州步奏官，因有遗阙而笞责之，然其儒儒清慎，弘农常重之。昭宗时，吴雄据淮海，朝廷务行姑息，因盛言郑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惊骇。于时皇纲已紊，四方多故，相国既无施展，事必依违。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于攘却之术，相国奏对，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时病，率此类也。同列以其忝窃，每讥侮之。相国乃题诗于中书壁上，其词曰：“侧坡蛆昆仑，蚊子竞来拖，一朝白雨下，无钝无喽罗。”商本作：“娄罗”。意者以时运将衰，纵有才智，亦不能康济，当有玉石俱焚之虑也。时亦然之。相国《题老僧诗》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门未开。冻瓶粘柱础，宿火焰炉灰。童子病归去，鹿麕寒入来。”常云：此诗属对，可以称衡，重轻不偏也。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李程以《日五色赋》擢第，为河南尹日，试举人，有浩虚舟卷中行《日五色赋》，程相大惊，虑掩其美，伸览之次，服其才丽。至末韵“侵晚水以芒动，俯寒山而秀发。”程相大诮曰：“李程赋且在，瑞日何为到夜秀发？”由是浩赋不能陵迈。

20 唐进士来鹏，诗思清丽，福建韦尚书岫爱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后不果。尔后游蜀，夏课卷中有诗云：“一夜绿荷风剪破，赚他秋雨不成珠。”识者以为不祥。是岁不随秋赋，而卒于通议郎。前进士沈光有《洞庭乐赋》，韦八座岫谓朝贤曰：“此赋乃一片宫商也。”后辟为闽从事。弘农杨敬之撰《华山赋》，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讽之，其略云：“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室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螻蛄纷纭，强秦去矣。蜂巢联联，构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其千载改更兴怀，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杨氏华阴之茂族，冠盖甚远。此乃寄意于华山而言世事，实雄才也。

21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潜一作“相”。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句，为成中令纳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王建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卢尝有诗云：“不同文赋易，为是者之乎。”后原本作“复”，据吴钞本校改。入翰林，阁笔而已。同列戏之曰：“不同文赋易，为是者之乎。”竟以不称职，数日而罢也。

22 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陈、阮，自集其所作为三卷，号《刘表军书》。虽有胸襟，而辞体不雅，至祝朝贵书，云中书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贺襄州赵令嗣袭，其书云：“不沐浴佩玉，而石原本作“有”，据《广记》二百六十一校改。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是于庆贺中显言其庶贱也，邻道之敬，其若是乎！应举日，诗卷《题水牛》曰：“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为大笑。

23 唐前朝进士陈咏，眉州青神人，有诗名，善弈棋。昭宗劫迁，驻蹕陕郊，是岁策名归蜀，韦书记庄以诗贺之。又有乡人

拓善者，属和韦诗，其略云：“让德已闻多士伏，沽名还得世人闻。”讥其比涤器当垆也。谬称冯副使涓诗，以涓多谐戏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诗，假冯公之名也。颍川尝以诗道自负，谒荆幕郑准，准亦自负雄笔，谓颍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数处回城，祈为假手。”颍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盖欲以高之。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颍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

24 李商隐员外依彭阳令狐公楚，以笺奏受知。相国危急，有宝剑，尝为君上所赐，将进之。命李起草，不惬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剑，武库神兵，先皇特一作“所”。赐。既不合将归一作“于”。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间。”时人服其简当。彭阳之子绚，继有韦平之拜，似疏陇西，未尝展分。重阳日，义山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下略）

25 唐高相国崇文，本蓟州将校也，因讨刘辟有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渤海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不见顾鄙夫。鄙夫虽武人，原本作“渤海鄙言，多呼人为髡儿，此日筵上谓宾客曰，某虽武夫。”据吴钞本校改，《广记》二百同。亦有一诗。”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号将军。那个髡儿射落雁，渤海鄙言，多呼人为“髡儿”。白毛空里落纷纷。”其诗著题，皆谓北齐敖曹之比也。太尉骈，即其曾孙也，镇蜀日，以蛮蜚侵暴，乃筑罗城，城四十里，朝廷虽加恩赏，亦疑其固护。或一日闻奏乐声，知有改移，乃题《风筝》寄意曰：“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旬日报到，移镇渚宫。

26 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归